祇平居士集

祗平居士集卷二十四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墓誌銘一

戸部尚書蒿亭張公墓誌銘代

乾隆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戸部尚書蒿亭張公卒京師里第先是公總督倉場値歳飢奉 命視振晨起卽往振所視食飲徧給餓者如是半月感寒疾力疾弗懈遂不支拜尚書以老病辭不許疾亟 予假未幾卒方疾亟時余從諸公卿入視帷茵几榻多寒士所不堪者及是葬有日嗣孫勤修來請銘余旣夙重公淸德又以同姓之好熟聞公家世行事甚悉其何以辭公諱楷字瞻式蒿亭其號其先

諱孟興者自山西洪洞徙家直隸之長垣曾祖諱成福官
總兵　國初內附隸正藍旗漢軍籍以軍功世襲騎都尉
授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祖諱世能襲爵佐領授通議
大夫考諱源洙候選州同知通議同知俱贈資政大夫妣
李氏進士河南巡撫思孝孫庠生成章女贈太夫人以康
熙九年正月十七日生公公少沈毅端愨無俗嗜讀書蕭
寺足不踰戶閾領康熙壬午鄉薦選授東阿令訟者至公
隨事剖决立遣之無羈守累衙前爲酒食肆者月餘俱改
他業去縣幾無事爲戊子同考官取士四一死三皆成進
士縣絕科目久廣義塾親與講課士踵起設官渡船十二
於大河口民尤便之陞朔州知州入　覲　聖祖特留

安慶府公以人生大節惟忠孝司一郡風化之責者宜知所重於是求元余忠宣盡忠池故地於榛莽中關唐孝子徐仲源墓基皆自爲碑文以記又序刻忠宣靑陽集文傳之世郡瞰大江由宜城環江而西地名皖口居七省衝橋圮多溺者公爲斥而新之且移址於南以讓江怒俾得永其成城西南二里爲張家港石衝波齧立舟觸輒碎鑿內河數十里避之厲令以事忤制府公爲請制府并劾公民赴籲留者千數巡撫特疏爲保留在郡十年無遺 世宗御極之元年 特旨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巡饒九南道去之日民扶老攜幼送江滸者數萬人越江送者復數千攀泣如赤子改浙江參政陞江蘇按察使轉江西布政

使所至有聲其任饒九南道也巡撫素重公名留佐藩臬二司事常不使之任請移九江關於北岸大姑塘免商船風濤之厄人尤頌其德自江西布政司入　覲　世宗見甚喜謂左右曰張某善氣迎人因曰　召對　恩賚不可紀嗣以公平易謹慎陞巡撫江蘇時吳中積逋賦八百八十一萬有奇加歲額應徵三百五十餘萬困不能償公請限年均輸得　俞旨吳民歡如更生而誹詠蹟起免官赴京禍不測　上獨予寬旨獲保全尋丁資政憂值今上龍飛起公禮部侍郎公遵例到任三日疏懇得終制服闋補湖北巡撫楚俗剽悍多輕生其羅織株累者積百餘案公立予省釋民不寃瘐死科場勒派向爲十郡行戶累

奏罷之調撫陝西公念邊陲重地首積粟而州縣常平社倉徒空名鮮實貯爲設方計與更始三年偫糗糧二百八十萬有奇又增貯兵糈二十餘萬於會城於潼關以備緩急其爲國深遠慮如此榆葭等州郡逼塞外地瘠磽歲儉民貸官廩以給本息不時入逋遂多公極陳邊氓疾苦得

旨予豁免災振逾格請多輒行　上未嘗怪焉興安故道百餘里皆架木壘石俯絕壑又十里五渡二瀕郎漂泊死公遣官入荒巖絕箐中相視築新道置守卒十處行者賴之再調撫安徽駐節安慶安慶民塞道歡迎聲動城郭公亦視如舊子弟一撫以寬靜事無擾鳳潁等屬水溢公按戶振給絕濫遺全活無算　召補內閣學士遷戶部右

侍郎總督倉場進本部尚書未履任卒公治事不任用敲撲事亦無不辦不輕拘禁人民有小不便百計去之若身疾在廢籍奉養貧政極歡時公歷八官而甘旨之奉猶時取給於質庫爲倉場總督入　見　上面諭云以汝做官清故授汝今職其獲信如此李太夫人早世事繼母蔣太夫人如親母撫庶母弟曲盡友愛遇羣從姻戚皆有恩好獎士類卒之日篋無百金之儲訓其孫曰貧故士常分期汝不愧爲清白吏子孫足矣爲禮部侍郎　覃恩授資政大夫卒年七十五配姚氏候選同知祉女　贈夫人卒康熙四十五年正月十七日年三十九姚夫人卒時公年三十七資政議續婚他氏公以有子謝後終身不蓄一妾婢子

男一書升候選知州景卒女三壻國學生楊謹布政司理
問遲之鐵歲貢生李世璟孫男一即勤修候選縣丞女二
皆嫁仕族曾孫男一敏政女二皆幼墓在廣寧門外柳巷
之原以姚夫人祔其日爲十月初七實乾隆之十年嗚呼
公取於世薄而心則厚後尚有興者銘曰
扶輿氤氳厚萃而毓聿生偉人秉迪惟篤拊瘝摩疴勞心
民牧洊撫嚴疆白骨咸肉惟公德醇渾然純璞積順抒華
動于　帝目爰歷　三朝　恩眷日渥不竟其施民何無
祿柳巷之原松楸有矗公安歸之忠孝有續

壽張縣知縣贈中憲大夫沈君墓誌銘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四鼓陽穀縣黨家店奸

民王倫糾衆入壽張城爲亂知縣沈君聞變具衣冠出涖宅外斥曰吾非贓吏爾等刦我何爲賊伏拜曰知公廉我等亦素沐公恩但須及早從順順則生逆則死君駭曰爾等不顧赤族之誅乃欲反耶遂大罵賊謂公不知生死麾其衆曰我等且退令公靜自爲計遂退去君命賊雖退勢必復來即入內解其印授其從祖叔父瀚及兒子上鱗令掘坎埋諸臥內旋復出衆賓親哭挽其臂勸令他逸君怒曰君等鬚髮半斑猶作兒女子語吾舍一死之外更何他往揮其臂疾趨宅外值家人牽馬至請君入省告急君曰君使吾蒙面見上官乎批其頰而斥之須臾賊役至迫脅再三有泐泣求拜者一隨役亦爲泣求君大怒拏足交下

曰汝官役俱欲從賊耶賊以兵脅之君毒罵不絕口賊至畏惡不忍聞乃遂攢殺之君素有惠政雖鄰邑皆感之會前數日聞陽穀有妖人聚衆君遣人四出偵刺賊懼而及首刦壽張君遂罹於難事聞　詔贈中憲大夫加銜分巡道蔭一子遺官　諭祭於家賜葬烏程縣某所之原君諱齊義字立人世居烏程之馬要鎮伯兄齊禮始登進士官檢討君領乾隆九年鄉薦三十一年大選天下舉人分發各省以知縣用君得山東歷署冠汝上費齊東四縣三十四年題授泗水歲餘以足疾去三十七年復題授壽張享年五十有八君初往鉅野辦振稽凡應振之戶書名於冊君慮胥吏作奸振時或易以他冊私有刪除輒親自登記

歷數十里皆然一一不假手於人冠有翦辮之獄民訛言妖人翦人辮髮以咒語攝其魂令移他處錢物入已被翦者不數日輒即死君訊無絲毫實悉縱去無所問後他縣獄上皆護譴人始服君有識汶上爲入都孔道東門外石橋久圮君爲撤而新之南旺蜀山馬踏三湖爲漕渠水櫃陂壞君出貲修築工固而民不擾泗水多閒田而民間畜蠶者少君悉令栽桑飼蠶自此隙地皆桑繭絲之饒甲他邑創設書院膏火令諸生得群處其中時時入省其課講評不倦一時學使所選錄及膺鄉薦者悉出書院遠近慕仰作人之化費有冤獄君特緩其事或以吏議懼之君曰與其令民以冤死毋寧被劾去官齊東饑民多流食他所後

聞振來歸冊已具不復能增君爲覈其口數悉請加振全活萬計壽張南鄙趙王河湮塞三十餘年大雨至水無所洩禾麥皆渰死居民不能爲田多逃去君請募夫開鑿凡三十餘里上引范濮諸水悉達諸五空橋自是南鄙無水患民皆復業學宮明倫堂廢爲墟莽先後更數十令莫一視君爲重建故明藩府私田賦極輕　國朝謂之更名地近奉部議加賦壽張更名地二千四百餘頃先於雍正間歸入籽粒地加賦顧其名目猶存君檢尋舊牘得其原委申請如故民以不擾民欠倉穀不能償有　詔察其無力者予免君恐胥吏需勒親詣諸鄉覈其饒乏故事歲辦河工稭料及解京黃蠟分里購買吏緣爲奸利君往他所買

躬民遂不復知有此累君所至求民利病若其身事自鉅野汶上旋省民老幼婦女攜扶載道相送百里不絕泗水一十四里里各鐫文以誌遺愛殉節後邑民號慟雖婦女皆爲失聲來祭奠者不絕泗水汶上士民皆遠來哭奠君聽訟用古教化法準情析理動以天性格以至誠在壽張一日方聽事兩造相持慟哭聲震內衙諸賓親竊往窺之葢邑民有兄弟訟者君用數言開諭遂相與感泣懽好如初祖諱鼎元早世父諱正烏程學生兩世皆以君伯兄貴得贈封如其兄之官娶陸氏繼張氏子男三懷忠縣學生麟太學生騏尚幼女二一適某學生某一在室在室者君弟齊信所生君幼撫爲已女十月二十一日君凶問至女

號泣自縊死 詔爲建坊以旌之孫男二嵩崧君性孝友嘗計偕北上既治裝會其弟病遂輟行爲留視湯藥弟卒收其嫠孤撫養之與人交不輕諾已諾必復其爲吏恂恂然凡可以致名聲博進取者一切讓人於利所在畏避如懦夫至其臨大節獨奮然蹈白刃而不懼豈非信道篤而自知明古所稱君子人與黨家店隸陽穀南十二都倫於壽張首亂一時誤指爲壽張民世遂爭以養惡咎君甚者謂奸民爲亂有司以苛政激之類 天子聖明嘉君守土之義特加閔恤君之節始獲顯聞於世昔張巡殉節睢陽議者罪其食人愚其死守孔宗旦死儂智高之亂人猶論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所謂好議論不樂

成人之美者豈其自昔爲然歟余與君同年鄉舉慕君之節死而又悲其吏蹟闇而弗章會諸孤求誌墓乃按其事狀爲博徵而覈著之庶以傳信於後旣又爲之銘曰

史褒死節貴死其職失守奔亡雖死猶斥矯矯沈君不渝其志赴死如歸莫之能制忠貞未剖讒矢集之曰此擾攘吏實激之賊黨旣俘大僚會鞫雖伊虺豺銜恩有夙劉虜剔肉辯不再更君行彌彰　帝閔加旌我次君蹟勒銘茲石石久可磨銘昭無極

封文林郎徐君墓誌銘

封文林郎徐君諱兆奇字玉常世爲將樂人父祉緐贈文林郎母劉氏贈孺人娶揭氏封孺人側室陳氏贈孺人生

子澧爲順義縣知縣早卒女嫁太學生車任璋孫男一朝柱郡學生女二皆嫁士族陳孺人先葬在北郊草坪之原至是穿其壙奉君與揭孺人之柩而合葬焉實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君生逾週喪母又一年喪父比長從其兄兆璧兆禮竭力治生然殊不自振及揭孺人來歸君一以家事委之而遂賈於吳越之間以化居爲業遷徙有無動獲奇羨家遂以饒君少學儒業雖爲賈未嘗廢書所至挾冊自隨暇卽哦誦年四十餘始補學官弟子而子澧繼起特奇穎絕出年十七卽有聲黌序識者以大器期之而君年已老自以身爲衣食所累不獲鋭志進取顯名當世一子晚得憐愛之急欲見其有成乃遂資遣之以　恩例

入貢得選授議令時君年七十有四既而　天子施恩臣
下君與考妣皆得贈封膺　勅命榮及三世卒償君之所
願云於是君之孫朝柱狀其行介其從祖鼎朝倬來請銘
君以孤童能自奮卒起其家曉被曠蕩之　恩得以甚蔚
　天子受封錫此尤人子所願於其親而不可得者余
向隅人也奚忍爲君銘而朝倬從余遊最故且厚致朝柱
之意甚勤爲之請者五閱月而不厭及是來告葬期且速
銘固辭不獲乃灑涕而銘之辭曰
豐其嗇惟汝力有隕自天夫孰求以得謂雛有翼兮或隕
于弋或翾飛而遐集均負羽以空遊曷升沈之殊絶嗚呼
惟鼎之恥恥在罍瓶君獨有子克享其榮鐫辭幽竁涕灑

其銘

邳睢同知沈曙堂墓誌銘代

自余爲南河河庫道時曙堂客余所始定交其爲人夷坦與人交洞見肝膈尤以道義相切磋與余如兄弟然相得無形迹之間者也其後曙堂既入仕合散不常然合輒談笑如生平最後余視河東豫曙堂已解官來視余相與追道往故自始交以來三十年餘中間人事之變足以駭神而悸膽者余與曙堂皆身親而目擊之爲之皇然以起蹙然而相惘已復歡然執盞而相慶如此者常至中夜而不休曙堂涉世甚深以余性疏直時有規切余未嘗不深然之嗚呼交友如曙堂輩余生平葢不數八年來凋謝略盡

今復失我曙堂哭之安得而不悲也曙堂以乾隆二十五年卒余濟寧之官舍余既視其含殮爲服喪七日以盡吾哀已而其子某以其喪歸卜地某所之原將以某年月日葬請余爲銘余最知曙堂者何可以辭曙堂姓沈氏諱錫鼎別號曙堂世籍浙江之仁和曾祖某萬歷癸丑進士祖某領順治甲午鄉薦爲某縣教諭贈懷遠將軍父某邑諸生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加贈奉政大夫曙堂以歲貢生效力南河由淸河主薄歷河陽丞陞寶應知縣縣瀕河地窪下曙堂爲築圩岸衛田甃護城土隄以磚重開陰隴河脫民於湖波之險歲饑以便宜發倉粟平糶時時集諸生課文講學表章故儒朱某爲刻其遺書士民交頌之陞徐

州府宿虹河務同知會南岸李家莊溜水壞隄暘堂輒先時多備薪柴水至率丁夫築楷捍禦卒以無虞擢邳睢同知進擢徐河道皆舉其職以同官之累罷官卒年六十有幾暘堂有吏才上官多愛之者在寶應再以公罪當左遷再奉 恩旨得留任擅發倉當被劾卒獲褒 車駕南巡治道路及爲同知能如期辦楊木赴工俱有文綺之賜既罷官兩江總督尹公惜其才欲列狀薦之暘堂辭焉娶某氏封宜人子男三則文睿文工文所著有理學辨問醫宗辨難及詩古文若干卷藏於家暘堂精醫理又嘗學服食鍊氣法自以爲得其效酒酣大言謂八十外可輕舉余心竊笑之然謂養生延年或庶幾焉而竟止於此銘曰

於仕也罔細大之不舉於朋友也磬赤衷以相與謂攝生之有術也倏離幹而遠去乘風馭兮空馳蹈凰翎兮雲舞魂飛升而上僊兮匪余攸知形則下降兮歸於此土

封奉直大夫汪君墓誌銘

君諱上挺字宏遠年十二補秀水學官弟子稍長益自刻厲博交當世賢俊期相磨切共馳騁於功名已而諸同學相繼取高第去君獨數試不售常鬱鬱不自得而君爲人慷慨尚義人有急難傾身赴之往往不見德而見怨或其累反以及己由是憤激不欲與世接年四十餘即引疾杜門郤謝賓客屛居三十年以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得年七十有一以卒汪氏世家於徽君高祖諱可鎮始遷

浙之桐鄉至君又別居郡城祖諱森累官戸部郎中無子
以兄之子諱繼燦者爲後由鄉進士累官吏科給事中君
考也母曰張太宜人君事母至孝雖居郡城去桐鄉不二
舍間數日卽往朝焉小有不適卽憂形於色鳳陽訓導張
元益君舅也居遠家又中落久絶聞問君恐太宜人悲念
外家因以二女歸其孫厚其資幣而遣之自是以重親故
往來比他族尤驩君之承將母志往往能覘於無形若此
汪氏世宦尤以爲貴雄一郡雍正間以外姻之累毀其家
半後更分析不及曩時而君又性好施與人有求賙給罔
倦於伯兄季弟尤能極盡其歡撫庶母弟亦有恩晩年家
計益落而求者不諒或至退有後言君絶不與較惟最諸

子翟曰汝曹宜自立脫有緩急亦須兼顧他人毋忝爲無饜之請輒至相怨相尤遠乖夙昔之好也其言蓋深有慨云君以縣學生例授尚書員外郎　覃恩誥授奉直大夫配邵氏封宜人子男四長振銓太學生次振錤候選布政司理問次大鏞候補通判前雲南景東府掌印同知其季振鈺女六皆已嫁孫男四女五邵宜人先葬在石門縣二馬仕字圩之原及是奉君柩而合葬焉實君卒之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銘曰

施惠在人歸刻于已倦彼翩翔斂翮以止孰厚其根不蕃其實渟蓄有源其流斯濬君雖不顯內行維篤其衍其昌貽後人穀

太學生廖君墓誌銘

太學生廖君諱啟耀字光乘將樂人孝子諱悅之子卒乾隆二十年某月日年八十有二配孺人楊氏同縣人貢生諱天鶴之女卒雍正十二年某月日年六十有四子男坦以郡學生奉例入國子爲歲貢生女嫁武舉人吳環候選通政司經歷楊廷倫太學生熊士任孫男五人某某女二人君病耳聾凡縣中有徵召期會事君輒令諸孫代往故予爲縣時從未一識君及余被廢後君慨然語其所知曰某亦有氣義男子少時與豪家搆訟嘗手破數千金不吝今王侯幸無事卽有事某一人之力猶足以振之既余重來將樂遭先府君之喪君居金溪之南時已杜門數載聞

訃郎日命肩輿渡溪而北唁余於苫次余因以是識其爲人而君之孫秉明依依有問學之志時以文字相質正因得知君行事爲詳君性惡華靡老不御裘帛常衣大布之衣治家尤嚴顧於義所當爲未嘗或吝嘗于牛尾余坊二所建石橋以濟行人修文廟與書院君助錢獨多歲歉發廩粟減價而糶有死而不能具殮者君必買棺以殮歲癸酉君年八十諸田客輸入之穀君悉減額以收諸田客爲之歡舞於塗葢其樂於爲義如此邑子弟多好爲博塞之戲往往以此傾其家如此者雖其姻戚不能望君一錢一粟之惠或窮困來歸君則收養之欲有所假貸必索其質或疑其過甚君曰輕與之則彼將有恃而益無所忌吾所

爲斤斤不輕與者使知物力之艱難蓋所以教之也有外孫楊篤祿君自幼奇愛之後篤祿弱冠中鄉舉邑人以此多君之識君性執不可回余門下士有因事造君者君問知姓名曰子敦飭士凡所言無不悉允其人退而語人曰翁非世俗之守財者比也君雖老精強自持見客未嘗有惰容先是君之考未有子鞠兄子啟烘爲子後生君及君之弟啟烜而啟烘啟煊皆先卽世遺寡妻二人君爲經理其業後分遺某某爲其嗣孫不忍嫠婦之無所倚也及君之卒子坦已前死而長孫秉成亦早世無出於是以孫秉明爲主後秉明卜以卒之又明年月日合葬君與孺人於北郊祝蕭墩之原以余兩世之好使來請銘君寡所親善

顧於余獨厚人以為奇又余初罷官時君嘗私語人曰惜王侯於我無專惠若以前此余未知君為恨事今余亦不可謂不知君矣與之銘庶其有以慰君銘曰

君負剛直之氣能人之所不能伏處閭閻無以自見故雖其姻戚閒亦未有能深知君者以余觀之蓋倜儻奇偉人也世無奇偉之士不足以辱君之知而世亦遂無以知君雖然百世而下讀余文者得毋有慕其風誼慨然恨生不同時者乎是則知君者庶其有在也已嗚呼

素亭先生墓誌銘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廿有四日素亭先生蕭氏卒既數日家人於書篋中得其遺命一篇凡卒後絞衿衾褥棺殮之

法恐備尤諄諄以讀書行已訓其諸子諸子皆擗踊以泣其季子聿懷凝視良久曰噫此吾父九月某日書也因爲追道其由來復相與伏地慟哭不能起蓋先生以文名邑中前此九月中有乞文於先生者先生屬藁既畢命聿懷取紙二幅以進已而以一紙錄所屬文其一紙不知所用則今所書遺命是也於是諸子卜地某所之原將以某年月日葬因錄其遺命附行狀之後遣使乞銘於元啟元啟嘗爲文以壽先生先生所著書又嘗求元啟文爲序前卒之數月先生寓書元啟有得一知已死可不憾之語至是諸子特舉前語責銘於元啟元啟曷敢辭焉先生諱鳳威字又騫號素亭延平將樂人祖正椿徵仕郎父士宏郡學

生母廖氏繼母熊氏先生幼有咯血之疾郡學君憂之見先生讀書卽擗躄曰兒當以保身爲要先生懼傷父志取書匿隱處俟其出竊取觀之至輒枕書而臥日以爲常其從祖正模最工文邑人所稱深谷先生者也見先生所爲文大驚賞之曰是兒當韓我後因日取大家之文爲指畫其所以然者以授先生先生益得聞所未聞以故先生爲古文辭大要得諸深谷者爲多長而其學益醇求文者踵戶凡邑中興造碑記及屏軸閒慶悼之詞大率皆先生作也先生雖以文爲邑人所共求請然其自守甚介終不藉此爲交結之資有外戚負富人債不能償富人語之曰若能令蕭某來見者當以汝劵還之其人因求先生一往先

生終不肯枉造其門其於縣長吏惟元啟爲令之日先生謬以爲文吏嘗因事一見之前後更數十令皆莫得邀其一見也一日往書院中候其掌教師縣令適至掌教師固要先生與相見先生謝弗獲見同輩有素冠者先生曰吾請假子以冠因科頭入別室中逸去掌教師笑其迂然亦未嘗不歎其高也性沈篤不爲表襮之行事繼母及撫其二弟皆盡歡於朋友義以誠雖其不相得者得先生一言皆相與感其意歡好如初至彼此交怨之言形諸簡牘者先生悉燬之兩不使知也有懷詐相詆者先生弗與校其人悔之曰君固長者何忍相欺其至誠動物如此長年抱病拙於謀生晚年家益落日手一編怡然自得語諸子曰

人生拂意之境屢復何益弟能遜志讀書遇得意處一往超然即一切榮辱得喪皆可相忘蓋其所自得如此故其遺命中猶諄諄以此爲訓云嘗欲集邑前輩詩文苦心孤詣不爲人知者釐爲二集各爲序以弁其首且爲詳述其生平多病未能時以爲憾一日方讀書喟然而歎諸子問故先生曰見昔人得寒士文如收枯骨之語愴然有觸於心耳所著有大學析疑中庸析疑各一卷素亭雜錄二卷文集若干卷素亭雜錄先生求元啟文爲序者也其書於前輩詩文多有採摭足以想見先生如收枯骨之苦心矣先生治家雍穆訓諸子尤至卒之日命諸子檢集所借書史一一歸其原主及午取聚以啖諸孫有不在者必呼至

與之因曰治家之道惟公斯平毋容以小而忽也葢且死
猶郎事垂訓如此其夜時加亥遂卒得年六十有二卒後
復得其遺命一篇見先生履道守貞始終不貳而從容順
化坦然於生死之途尤足以覘其素養之裕也先生始爲
縣學增廣生晚以老病告去配熊氏子男三聿淳聿修聿
懷皆良士庶幾能守先生之遺訓女二嫁某某孫男六女
四銘曰
嗚呼是爲素亭先生蕭氏之墓後有知者毋伐其枝薪毋
傷茲寸土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四終

嘉慶年家子龍廷槐訂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五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墓誌銘二

歲貢生羅君墓誌銘

沙縣之羅最著者爲有宋豫章先生從彥其墓在今南平縣之羅源里而所居則在沙縣之洞天巖其後子孫散處邑中明洪武中子昌子汝洪又自縣之治城徙夏茂至君凡十一世豫章之後子孫守廬墓者多不振唯夏茂一支獨繁入　國朝多有以武科成進士者故其子弟往往舍故業而誦習孫吳君之考諱某生三子長天璉亦以孫吳爲業歷官江南衛督運千總君獨守詩書之素雖困躓不

悔尤好人讀書里士有困貧廢業者必多方成就之已而以歲貢生奉例入貲待選縣丞得年四十有二以卒君性夷坦不妄以色加人遇有所怒輒退居一室鍵戶久之氣平乃出其克己懲忿能自用力於內如此有邑丞方扂者工筆札以詞賦自名君與往來甚密後攝令事未嘗一往干焉及卒方侯聞之歎息曰此一邑之澹臺也親自製文以祭以不復見君爲恨昔延平李愿中稱豫章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至晦菴朱子復以清介絕俗相推君能兼有其美斯不愧爲豫章之後也已君諱沖字凌蒼以乾隆十一年某月日終其家二十九年某月日葬其縣十七都洪水坑之原配鄧氏子男三英櫃英樹英機皆能繼君之業

英樹以歲貢入成均英櫃英機皆在縣學君於人有惠愛饑歲家廩不足振其里則買米以繼之受友人托孤者再皆能不食其言英櫃從余遊狀君之行甚備余爲掇其大者書之且銘其後曰

里沐其惠友欽其義鄉行之賢檢身克己介以遠恥儒者所難有槃斯石我最其蹟無忝爾先

陸靜存墓誌銘

君姓陸氏諱仁芳字靜存其先揚州江都人始祖壽明初以從軍功授福建行都指揮使司將樂守禦千戸所正百戸子孫遂家將樂壽至書凡八世世其職書二子鳳鳴鳳翀攻文厲行兄弟並有聲黌序自是以來遂世爲邑中詩

禮之家鳳翀者君之高祖也生克勤克俊克敬克杰凡四子克勤以諸生襲世職而克俊克敬同餼於學宮克俊生漸遠由縣學生選入國子上舍上舍生五子君父處士君諱咸於次居第三陸氏自前代時家頗厚累分至處士君業益微及君之世所存薄田十數畝而已君雖貧性尤介自學修廩俸外生平不妄取一錢與人交終始無二撫長其弟嗣芳至三十餘歲不忍分異後嗣芳能自立析居他所君教愛其子若己子而嗣芳之事君如嚴父愛君之子亦無異於己生邑人以是兩賢之君年三十餘得胃疾百治不瘳或教用小蛤房煅灰服之可暫止然不踰時輒又發常以稉米作飯他所飲食多不與人同君配許孺人賢

能曲順其欲許孺人歿君弟嗣芳復時時迎養於家而君子振奇精醫理常伺其未疾而謹治之以是無大恙嘗以郡學廪膳生十試棘闈不第晚膺歲貢例當得學博士官君輒謝弗就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五日卒年七十有七先娶邱氏張氏俱無出後娶許孺人生二子振奇爲長郡學生次曰縣學生振謨振奇以優行爲郡邑博士所爭舉方將貢於成均而遽遭大故人以是爲振奇深惜焉葬以卒之年十一月三十日墓在邑東積善都之原銘曰

世競于華淳風日漓尚有古人抱德靡疵化洽閨門克宜厥室有弟有子孝友是率內行之修世無倫比瘞石鐫銘爲告無止

徐燕友壙誌

徐生世綱字燕友將樂人年五歲其父教之識字能日記數十六歲入小學能爲對句自八歲後家貧廢業日從鄰舍兒負薪山中賣錢以給食夜歸輒私自讀書無燈火則取香炷一星之火尋行數墨讀之旣長猶日賣薪市中而以其餘閒摹倣昔人言句學爲文章遇里前輩之有文者折節下之一語會心精研至忘寢食以是無所師而學業日進年十八補學官弟子三入鄉闈不第益發憤自力於學凡秦漢以來名人傑士之作靡不博覽同輩多畏之者乾隆十九年五月晦日得年二十有九以平生有膂力善武勇於孫吳氏書亦能通習之而深自退斂與人處如不

勝衣余罷官後重至將樂生來謁既退與其外兄某相約同受業於門未幾病死於是某來告曰生雖未獲受業於門其向往之意甚勤今卜地於蘭塘首山之陽將以六月某日葬不可以無誌敢以請余憐其處困嗜學而不克有成爲撫其大畧書之令刻石而納諸壙中

鷹角權厝志

甥孫鷹角以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甲戌生于順昌之華陽書院生二百十有三日而死死之日爲七月丁未即于是日買棺以殮權厝於西來寺之後山先是長男尙珏生三子皆側出其婦馮氏獨再乳不育及鷹角之生慧甚早夜冀其有成亦卒以夭吾妻念馮氏三失其子哭之慟不

能已無以解其悲爲買石書其歲月以誌且以泄余之哀
思焉

張太宜人墓誌銘

前廣東按察司副使廖君諱長齡之副室曰張太宜人生
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若干子二人長其肅是爲戶
部右侍郎諱騰熢之冢孫以蔭入國子例選尙書員外郎
早卒次其乂延平府學生其葬以卒之明年月日墓在副
使君之兆次先是嘉興王元啟來攝縣事以詞賦課諸生
得其乂作深歎異之誦杜甫靈芝之冠衆芳之句以贈以爲
邑中無與偶者然方廖氏盛時聲勢赫奕三黨之戚沾仰
餘澤得依芘以自全者往往有生死肉骨之恩自副使卒

內憂外侮更至迭乘其父以隻身撐拄其閒經頓撼百出之苦先世所積蕩無留餘而能澹然不以介懷挾冊拄門常至日午竈突無煙而歌聲琅然達於戶外若出金石昔北門之詩人憂心貧窶徒以室人交讁遂至慼慼若不可生其父奉母以居獨能自樂其志如此乃知太宜人縱其子以與古爲徒不復希心於榮利者其賢爲不可及也副使以進士起家自兵部武選司主事轉兵科給事中出爲四川僉事丁內艱還復趨侍侍郎於京邸太宜人皆從以行及侍郎請告南還卒於舟次副使於道塗哀毀之餘得以愼終無憾者太宜人之助爲多旣而副使遭讒見廢太宜人實共其艱危後以外姻之累家困於追呼者復十數

年太宜人處前後興廢之間貞靜自持始終一節毫不見其喜愠之色以視寒女窶婦生不識綺羅鐘鼎之奉而能自甘於淡泊者豈不尤賢而尤難哉於是其父以太宜人隧道之石乞銘於元啟昔鄭餘慶以故宰相尹河南親拜孟郊之母於門內元啟攝縣僅三月受代即行不及拜太宜人及太宜人之葬元啟罪廢幽居又不獲與於復土之役於其父之請不可以辭乃為銘曰

朝御錦肉夕甘布粟不侈于贏不歉于縮有子克賢母聞彌馥鍥石鑱詞以昭闇淑

張母孫孺人墓誌銘

張氏居將樂之萬安寨其先自河南固始來徙數傳至天

台知縣忠家始大又數傳至縣學生某某生郡學生逢泰逢泰字用舟孺人其配也姓孫氏父某母某氏孺人歸張氏四年而其舅姑繼以殞時閩海不靖賦調日繁家又中落用舟日遊庠舍方挾冊希進取不孰何家事孺人以女子竭力支撑卒能相夫子保有先業擴而宏之又以其餘力更舊宅爲大第及用舟卒增築書舍於所居之偏以課其子孫鄉人以是稱其能孺人生子男三人長瑞煌縣學生次某某孫男二紹良歲貢生紹塤縣學生曾孫男三以乾隆十八年某月日卒得年若干孺人畢生勤恖自奉極約然於延師課子禮費獨不少靳尤好恤人之困里有貧不自存欲賣妻鬻子者必力爲保全歲歉出廩粟減價而

糶閩俗呼稻之黏者爲酒米不以充食或時秔稻不足糯人輒自茹酒米蓋其厚如此王元啟曰將樂人勤於治稼雖荒巖絶嶺無不墾藝田畦高下望之若旋螺又其地爲舟車商賈所不至故土之所出足給於供且連歲大穰而擁高廩者强閉遏之至一日數變其價愚民不勝其憤閧起而爭吏輒峻法繩之株連逮繫往往遂成大獄孺人以一女子獨能恤人之饑不忍厚於取利寧自割其口腹以食人嗚呼可不謂賢於人遠乎於是其嗣孫紹熙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孺人于某所之原先期來請銘銘曰

勤愨以治生至纖嗇也斥其餘羸廩櫛櫛也箕斗集虫閧惟得食也彼求食而罹刑慘何極也塡骨幽圄魂猶泣也

孰迫使忿爭忍相賊也我作斯銘傷心蠹也詔爾孫曾永懷此德也

封孺人蕭氏墓誌銘

乾隆十七年春將樂縣米價騰湧時元啟承乏爲令與設科律爲通計邑中藏穀之家差等其多少之數令家給所餘各出其半以貸民食而貢生祝廷獻等三數人者首先應命而起其後邑人爭自發糶他郡邑斗米二百餘錢獨將樂下其估十之四上官馳檄嘉獎特稱將樂風俗之厚而余以廷獻等有首事之勤尤加禮異焉後一年余罷官重來此土其寓在金谿門之內諸父老來見往往稱述往事皆極口頌廷獻母蕭孺人之賢謂雍正間歲饑孺人掃

倉刮廩以惠鄉閭猶不足至鬻田買米以給其田客持薪炭入城賣錢訖輒就其家索飯孺人遍食之日常二三十人里有某死未葬或某橋道未修以告必得所欲益金谿門廷獻舊宅在焉諸父老皆其故隣故言孺人之事爲詳于是知廷獻之不苟於利而能惠濟其鄉閭者又本於賢母之教然也孺人父時芬祖賡世爲諸生歸祝氏爲故湘鄉知縣諱佺之後妻湘鄉初娶廖氏無子孺人繼之生一子天祥二歲而殤廷獻者側室黃氏所出孺人撫愛之不翅于已生廷獻年十四五歲時猶不令出戸晨起就傳則遣二老僕隨之方湘鄉初卒時廷獻始七歲一時內外諸戚欺廷獻幼弱而孺人一女子在堂尋起搆擨求索不遂

或懷利錐以刺孺人而孺人之母家有兄子數人諸攜嬲者常伏人於路截之使不得往來孺人念湘鄉惟一子無强親戚可倚年又稚小惟恐受其虐害先世屋廬田畝謹守之亦可以自給乃悉出其篋匱所藏衣服銀器諸物分給諸攜嬲者好言謝遣之僅以無事其他鄰里鄉黨待之皆出有恩意下至奴僕婢妾及田客之至其家者亦往往加厚焉期以保護廷獻使內外無怨惡者且爲廷獻祈福祥焉蓋孺人之志如此孺人後湘鄉之卒三十二年以乾隆十五年月日年八十一而終有女一人嫁太學生張問行子卽廷獻黃出也孫二攀桂丹桂曾孫一調元其葬以二十一年某月日墓在某所之原廷獻請余爲之銘余始

嘉廷獻有振濟事能惠及其鄉閭而不知其本於賢母之教及觀孺人事又知其好施而不吝者實本於其育子之勤夫能以愛利及人爲保護其子之謀斯其貽後人者遠矣宜里父老至今稱述勿衰也銘曰

萬族營營各私其子其私伊何殖利無已裒土增高適遺之圮懿茲賢母散利保孤惠澤所被閭黨咸孚宜爾後昆世食其腴王侯顯人歿即泯焉賢母之懿愈久彌宣勒銘乎石貽後之賢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將樂縣學生諱問仁之女歸祝氏爲故湘鄉知縣諱佺之子婦歲貢生廷獻之妻時廷獻生母黃病篤

孺人始歸即遭喪自以不逮於養爲恨故其事君姑蕭孺人尤謹蕭孺人者廷獻繼母也後蕭孺人年老悉致家事於孺人孺人撿括内計爲芟薙蘩蕪而窒補其罅漏未幾生道裕如蓋蕭孺人保護廷獻最篤自湘鄉歿後廷獻孤弱無倚且有陰覬其遺業者以是戚婣里黨蕭孺人每屈意加厚焉期以恩結其心使毋加害廷獻而凡邑中有善事必首先解橐以資其費逮廷獻之婚家亦稍衰落孺人佐以勤嗇遂復振論者謂蕭孺人之仁愛好施及孺人之綜理操切姑婦相濟爲功用克保其世業云孺人生子男二人攀桂丹桂女二人嫁楊篤祝廖某孫男一謂元孺人性方嚴然御下極有恩一嫗年老其夫常逮事湘鄉孺人

厚撫之不與諸僕婦等曰是吾舅所遺舊人吾何敢婢蓄之其主中饋尤極奉爾之禮雖蔬筍必手自選飭不以委諸婢病亟自知不起念其母老弟弱無以自存囑廷獻善視之呼二子至榻前勗以讀書敦行而已卒之日爲乾隆某年月日年若干廷獻卜以某年月日葬之於某所之原走其子二百里外來請銘銘曰

遭家孔艱懼弗克保亦旣保之不腆以槁窒隙衂漏克完厥初孰相其勤孺人之劬家則成矣不延厥齒不享其豐遺後人祉

蕭孺人墓誌銘

將樂縣學生徐澐卜以乾隆某年月日祔葬其生母於父

之墓先期命其子朝倬爲狀來請銘按狀孺人姓蕭氏歸于徐爲太學生候選州同知潤菴翁副室翁四子孺人出者二人長曰郡學生灝次卽澐澐最少翁歿時纔二歲孺人尤愛憐之比長家業日圮又析而爲四大不如翁在時孺人恐乃獨與澐購別屋以居澐能自樹立家復起晚而其業益豐人以爲孺人有維持匡輔之功焉孺人治家纖嗇至於義所當爲卽無所吝澐亦喜事凡邑有大興作必首爲捐助歲己巳重建學宮壬申興書院皆有勞焉孺人之教然也孺人年七十三以某年月日卒長子灝前死故葬與乞銘者澐也孺人有孫三人朝俊朝倬朝偉朝俊國學生朝倬癸酉副榜舉人而朝偉爲進士業弱冠有名人

以此卜徐氏之日昌而孺人之遺於後者遠也銘曰

秩秩之原翁所宿歸從其居安且燠宜爾子孫繁祉福

許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許氏延平府學生陸仁芳之繼室父諱文紹將樂縣學生母楊氏孺人於縣學君爲季女又早喪母縣學君最憐愛之選所宜歸不輕字人先是仁芳凡再娶初娶邱氏未期而卒時仁芳新有文名縣學君特賞識之欲以爲壻授其意於媒者而媒者不之達後仁芳更娶張氏復夭歿而孺人尚未許人故卒歸於陸蓋年二十八始嫁嫁二十六年生男子二人以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三而卒孺人性仁孝自其爲女子時其父病且死

以其所生男女為托孺人恩勤保抱卒皆至於有成歸陸氏奉姑最謹姑疾衣不解帶者五旬仁芳中歲得胃疾百治不瘳或教以蜆殼煅灰服之可暫止孺人即遍求蜆殼蓄之遇疾發時雖祁寒甚雨之夕聞聲遽起如法調奉之如是者歷二十年不懈其伯姊家杉嶺離城百里一日歸視其母兄弟而病孺人躬往視湯藥晝夜不離及歲暮并其姊輿迎至舍或以為言孺人曰吾年十歲喪母得有今日者吾姊撫育之恩姊今年老即死吾當厚殮以報之忍以病故棄之乎蓋其至性肫篤如此二子長振奇府學生次振謨縣學生振奇受業於余今奉其父命卜地于水南洋俚山濟尾之原將以某年月日葬具狀泣拜請銘銘曰

撫遺雛勤顧復儷於艮順且肅不背本誼尤篤猗嗟淑兮

徐母墓誌銘

古者葬以掩形後世始有封樹魏晉以後復益之以墓石之銘銘者名也所以名其爲某人之骸也云耳其時代爵鄉生卒壽年世系先後皆所以示別於他人近文稱道德美浮夸塗飾甲乙皆可互承非古人示別之義矣至於婦行不外聞韓愈銘楚國息國之墓雖其家世顯赫施於內者皆有助宜陰教之責而其婦德婦功未嘗件繫而條述之也今世銘婦墓者覼縷瑣悉一似入人家室而目擊其行事然者此豈足以傳信於後余寄居將樂廟以文字爲諸賢所推許間亦徇人之請强爲銘文顧不樂爲阿諛之

辭今年四月將往延平有徐廷柱者卜以五月十九日葬

其母謁余爲銘余以治行匆遽辭不能爲而廷柱請之益

力旣至延平距其葬前五日復遣使來速銘余旣感其誠

懇爲取其事狀閱之復簡質不誣以爲是眞能孝愛其親

爲後日長永之慮者也遂序次其語爲之銘曰孺人姓黎

氏諸生某之孫處士某之女歸同縣徐某生子廷柱教督

之甚至延師訓課歷十有四年不倦卒以無所成罷去廷

柱以是深自恨謂無以仰承賢母志恐死遂泯沒負罪益

深所以必求余言以銘其墓也孺人卒乾隆五年月日得

年六十七墓在北郊大墳之麓窆以其日未時今年實乾

隆二十年是爲銘

代某為其妻龔氏壙記

亡妻龔氏歲進士政和訓導昭仁之女進士君有高行初受政和之檄年始逾艾力以疾辭居鄉多厚德家範尤嚴長女嫁邱某以節著吾妻其次也年二十來歸姑嫜娣姒無不悅喜甫一年遭先考之變吾妻襄事盡勞體素羸生一子後數孕不育今歲復孕孕數月而墮遂病病小愈一日余在外舍與友親會話婢以變告余踉蹌奔入扶就寢謂余曰速呼吾翁來一視翁至目瞪不能語簌簌下淚而已牙關緊閉楔以筋用藥灌之弗復能受體遂冷時乾隆十六年某月日也年三十有四吾妻之死吾母哭之慟家人無内外大小無不盡哀殯已四年家人追道其行事吾

母猶爲隕涕余以其獲體於吾母也弗忍忘乃買地於某所之原卜葬之得今年某月日因泣書其梗槩命工勒石而納諸壙中予曰某是爲誌

世譜

閩王建國始末

王審知初隨王緒爲盜審知兄潮殺緒而代之潮克泉州福建觀察使陳巖表爲泉州刺史景福元年潮遣審知攻破福州殺其留後范暉是歲唐卽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乾寧四年審知代立拜武威軍節度使封瑯琊王梁太祖加封閩王升福州爲大都督府審知卒同光三年子延翰立弟延鈞與審知養子延稟謀作亂殺延

翰而立延鈞更名鏻鏻好鬼建寶皇宮命道士陳守元居之守元傳寶皇命謂鏻當爲六十年天子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鏻乃卽皇帝位改元龍啓國號閩鏻后陳氏名金鳳故審知婢也與嬖吏歸守明姦鏻婢春燕有色其子繼鵬復烝之鏻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倣率衛士入殺鏻繼韜及陳氏歸郎皆見殺鏻立十年見殺繼鵬襲位更名昶昶立三年爲連重遇所逐昶弟延羲令子繼業率兵襲昶殺之及其妻子無遺類延羲立更名曦在位六年亦爲重遇所殺審知幼子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掖朱文進升

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已而泉漳汀三州皆降於延政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禆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時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繼昌送款於景景以仁達為武威軍節度使仁達後降于吳越景兵已破建州徙延政於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泉州留從效亦送款於景景以從效為清源軍節度使自王潮奄有閩國始唐景福元年至南唐保大四年而滅凡五十五年自鏻襲位之八年始稱帝號當後唐愍帝長興四年至此凡十有四年鏻昶皆好巫覡尤淫虐延政稱號凡四年而後入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讖以王潮光啓二年歲在

丙午拜泉州刺史爲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而滅故爲六十一年

陸百戸世譜

陸百戸名壽其先揚州江都人父榮當明祖起義時隨謝總管渡江歲已未克采石取太平丙申二月從攻南臺鎮江庚子調隸龍驤衛前所鎮撫陳得軍八月從攻馬馱沙陣亡榮亡時壽方孩稚至洪武十九年九月始補父役隸錦衣衛左所百戸王俊軍十一月編調金山衛所百戸王璽小旗陳陸軍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謀反有陳德者其子陳銘爲金山衛後所千戸與玉交通三月十五日壽與同軍人李保保等首德銘父子私造軍器結交藍玉接應

誅反諸不法狀執赴奉天門奏入詔下德銘錦衣衛獄擬李保保爲千戶壽等各陞總旗賜銀鈔兼許帶刀入值六月初三日有旨升壽福建行都指揮使司將樂守禦千戶所正百戶子孫世世承襲二十八年得命書賜秩昭信校尉父榮亦得贈官如子永樂四年六月調征交趾戍其地尋以病還卒于途子安嗣安卒子珙嗣景泰元年三月將樂縣山賊發檄珙勦捕領軍駐中和大里諸鄉與賊遇戰歿子端嗣端卒子澄嗣澄奉檄領旗軍赴福寧衛大金千戶所協防海寇卒戍所子齡嗣齡勦上杭武平諸賊寇有功以老替職子略嗣略卒子書嗣書老其子鳳鳴病不克嗣乃以其孫克忠襲書職鳳鳴者邑學廩膳生有孝行毋

病湯藥非口嘗不進尤曲承父志讓分於其弟有司上其
行巡按御史督學僉事交奬之克忠旣襲職崇禎十五年
八月領軍往南勝永康池湖諸鄉勦寇有功升授副千戶
陸氏自壽以下至克忠凡九世世爲百戶惟鳳鳴以諸生
終而克忠復以世職獲加秩然陸氏詩書之業自鳳鳴始
及克忠病免其子和璧連璧雙璧俱幼乃以克忠弟克勷
爲嗣仍襲舊職爲百戶

王子曰余識陸仁芳授余以克勷襲職時供狀一紙及湖
州府同知余化淳所爲鳳鳴墓誌余得而論次之爲陸百
戶世譜考明太祖本紀乙未六月克太平今陸氏書乃云
己未又其書但云隨謝總管渡江不言明祖起義尊孫謝

總管者亦不復可考其何人余據明史頗以意增補其闕
漏而紀年之謬則姑仍之亦傳疑之意也仁芳言　本朝
旣定天下求前代功臣之後世有祿秩者續其封克勤因
得嗣爲百戸吾謂　本朝混一區宇福建最爲後服中間
隆武僭號二年克勤之襲職疑在斯時而仁芳乃以爲
國朝繼絶之恩而克勤之供狀亦不書歲月此必其先世
諱言之子孫莫得而知也余故并闕之不敢有所附益云

錢塘後學吳錫麒訂